

《语言学研究新视野文库》

唐承贤 主编

A Multistudy on Conceptual Category

概念范畴的多维研究

俞建梁 罗亚喃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语言学研究新视野文库》

唐承贤 主编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科研项目资助, No. NR2013050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项目「汉英句法与语义界面的认知对比研究」(12BYY003) 的阶段性成果

A Multistudy on Conceptual Category

概念范畴的多维研究

俞建梁 罗亚喃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概念范畴的多维研究 / 俞建梁, 罗亚喃著.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4.11

ISBN 978-7-5100-8840-7

I . ①概… II . ①俞… ②罗… III . ①认知科学—语言学—研究 IV . ① 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4470 号



概念范畴的多维研究

责任编辑 宋焱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8840-7/H · 0881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英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

第1章 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	001
1.1 引言	001
1.2 范畴研究在西方哲学中的渊源	002
1.3 亚里士多德范畴论	003
1.4 亚里士多德范畴论的意义	020
1.5 亚里士多德范畴论之不足	022
1.6 结语	024
第2章 现代范畴理论概述	026
2.1 引言	026
2.2 现代范畴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028
2.3 现代范畴理论的应用	035
2.4 结语	036
第3章 对原型范畴理论的质疑	037
——基于反训为语料的研究	037
3.1 引言	037
3.2 反训的界定及其成因	038
3.3 原型理论的主要观点	038
3.4 原型理论存在的片面问题	039
3.5 结语	044

第4章 概念范畴的不确定性	046
4.1 引言	046
4.2 范畴的不确定性	046
4.3 范畴不确定性的后现代诠释	050
4.4 范畴是不确定性和确定性的统一	052
4.5 结语	054
第5章 概念范畴的主观性及相关问题研究	055
5.1 引言	055
5.2 范畴的主观性	055
5.3 范畴本质理解的几个问题	060
5.4 结语	065
第6章 概念范畴构建的主体间性	067
——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为视角	067
6.1 引言	067
6.2 相似性和原型的主体性与不确定性	067
6.3 范畴构建的主体间性	070
6.4 结语	074
第7章 概念范畴的自组织性	075
7.1 引言	075
7.2 自组织性的科学含义	075
7.3 自组织性是范畴进化的动因	076
7.4 范畴系统的自组织性特征	082
7.5 范畴自组织性中主体性、内部条件以及外部条件之间的制约关系	083
7.6 结语	085
第8章 概念范畴具身性	086
——基于语义范畴特异性损伤的假设与证据	086
8.1 引言	086

8.2 语义范畴特异性损伤概述	086
8.3 语义范畴特异性损伤的理论假设	087
8.4 概念范畴组织表征的神经心理证据	091
8.5 概念范畴的具身性	093
8.6 结语	094
第9章 概念范畴模因论	095
9.1 引言	095
9.2 语言与模因	096
9.3 概念范畴的模因	097
9.4 概念范畴模因的三个特性	108
9.5 概念范畴模因复制的周期	114
9.6 概念范畴模因的复制条件	117
9.7 概念范畴模因复制传播的内在动因	118
9.8 结语	126
第10章 范畴与大脑的空间关系剖析：基于 fMRI 的研究	127
10.1 引言	127
10.2 语义任务相关脑区	129
10.3 动物 / 工具范畴激活脑区	131
10.4 规则和相似性的认知神经研究	134
10.5 结语与展望	140
第11章 范畴与大脑的时间关系剖析：基于 ERP 的研究	143
11.1 引言	143
11.2 自然物 / 人造物范畴相关的 ERP 研究	144
11.3 上位层次 / 基本层次 / 下位层次范畴的 ERP 研究	147
11.4 社会范畴的 ERP 研究	151
11.5 结语与展望	155

第12章 范畴特异性脑区研究	158
12.1 引言	158
12.2 范畴脑区激活的特异性	159
12.3 范畴激活脑区特属性质疑	165
12.4 结语和展望	171
参考文献	173

第1章 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

内容提要：在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范畴理论的真正开创者。本章以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形而上学》等著作为蓝本，揭示和分析其范畴理论的内涵、意义及其不足，进而解析亚里士多德经典范畴理论在解释概念范畴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1.1 引言

就范畴本身而言，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分类”、“类别”等。范畴不仅是人类通过对客观世界进行分类所获得的各种范畴标记的意义，而且也是人类认知和思考的根本方式。也就是说，范畴既是我们理解和认识世界的基础，也是我们思维和交际的基础。作为思维形式的范畴，它与思维活动密切相关，就发生意义而言，范畴是思维的结晶和产物；就功能意义而言，范畴是思维的工具和载体；就方法论意义而言，范畴也是对思维的规定。（陈声柏，2004）认知语言学非常关注范畴和人类心智之间的相关性。语言学最新研究表明，应当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阐释语言能力同认知发展的关系。（Hauser, Chomsky & Fitch, 2002）人类语言学的新进展也表明，语言系统同社会认知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Gordon, 2004），诸如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和生物基因等新技术的应用，引起了大脑与语言关系研究之间的一场“认知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学术振荡，波及不同研究领域，语言科学也不例外。（Kiernan, 1998）近年来，世界顶级学术刊物，如英国的《自然》和美国的《科学》、《细胞》等杂志，都刊载了这些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揭示出大脑、认知、语言之间的相关性。这些研究对相关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杨永林、庄元莉，2005）Taylor（1989:1）指出，无论在方法论还是在内

容上，语言学与范畴化密切相关，对于我们的思维、感知、行动和语言来说，没有什么比范畴化更为重要的了。Lakoff (1989) 也说，在很短的时间内，范畴化从学术研究的后台走到了舞台的中央。因此，对范畴和范畴化的研究也成为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拉波夫 (Labov) 则认为 (1973: 342)：“如果语言学可以一言概之的话，那就是对范畴的研究，即对语言如何通过将现实世界范畴化为分立的单元和单元群，从而把意义转化为声音的研究。”而亚里士多德则是西方哲学史上系统研究范畴的第一哲人。

1.2 范畴研究在西方哲学中的渊源

西方哲学范畴的产生和范畴理论的开端都应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那里，哲学范畴就已经产生了。在他们对世界万物的“始基”的寻求过程中，他们实际上就提出了“水”、“无限”、“气”等哲学范畴的雏形。辩证法的奠基者之一赫拉克利特认为事物是运动的，“火”是世界的本原，并提出了“对立”与“和谐”这对范畴和“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这个具有辩证法意义的命题，发展了哲学范畴。毕达哥拉斯学派则提出以“数”作为万物的本原，并提出十对范畴：有限与无限、奇与偶、一与多、左与右、阴与阳、静与动、明与暗、曲与直、善与恶、正方与长方。这些成对范畴的提出本身对于后来开展范畴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爱利亚学派的代表人物巴门尼德在欧洲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存在”范畴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命题，另一代表人物芝诺反对赫拉克利特一切皆动的思想，突出了“静”这一范畴，并使之绝对化。柏拉图在他众多的“对话”里，重点讨论了一般与个别、动与静、一与多、有限与无限、存在与非存在等范畴。其中，柏拉图吸收苏格拉底关于个别与一般的论述，服务于他哲学中的核心思想——理念论。（朱立元、何林军，2004）这些哲学家对范畴的研究大大丰富了后人的范畴学说，为亚里士多德系统全面丰富的范畴学说奠定了基础。古希腊哲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从一开始就力图运用概念和范畴给世界以明晰的逻辑规定，从而摆脱原始宗教的神秘性和含糊性。使范畴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由点、线、面、体而组成系统，创造一个范畴的王国，使思维一步一步走向具体。与此同时，古希腊哲学的个体性也很突出，表现在对世界本原的多元性和个体事物的重视。但是，由于那时人类思维方式发展的局限性，这些范畴还具有直观性和朴素性的特点，并没有上升到科学的抽象的高

度。真正把范畴这个术语引入到哲学中去，并使之系统化的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总结了前人对实体、质、量、时间以及空间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最早把它们作为范畴这种思维形式提出来并构成一个逻辑系统，建构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严整、完备的范畴体系。

1.3 亚里士多德范畴论

1.3.1 亚里士多德对范畴的分类

多数学者认为，西方哲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①古代哲学阶段（从欧洲哲学起源至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探寻世界的本原问题，属本体论哲学。②近代哲学阶段（文艺复兴时期至19世纪），关心人的认识能力问题，属于认识论哲学。③20世纪以来的西方语言哲学，研究人的语言，研究对象是主体和客体的中间环节，属于语言论哲学，又包括理想语言分析和日常语言分析两个阶段。（蔡曙山，2007：3-17）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是第一阶段这个时期的杰出代表。这个时期的西方古代哲学主要是关于本体论的研究，关于世界的本原或本体的研究，哲学家们关注世界的本原，这里的本原其原义即“开始”，也叫“始基”。古希腊哲学家们都在不约而同地寻找万物的“始基”，寻求对世界本原的认识，并达到鼎盛。亚里士多德说，在早期希腊哲学家看来，“一样东西，万物都是由它构成的，都是首先从它产生，最后又化为它的，那就是万物的元素、万物的本原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1982：15）。在古希腊时期，对语言的研究则主要体现在哲学领域，因此，受该时期哲学观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语言规则聚焦于语言的真和意义的本性。（陈嘉映，2006）哲学从本体论开始，范畴研究也从本体论范畴出发。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就是在这个时期提出来的，他是古希腊最卓越的范畴理论的奠基人。虽然如上所述在前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期，范畴已有相应的表述，但范畴作为专门的哲学术语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中，因此亚里士多德毫无疑问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使用“范畴”这一术语的哲学家，并建构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严整、完备的范畴体系。亚里士多德首先从对命题的谓词的研究中提出范畴来，从语法和修辞学角度对范畴予以说明，又从存在论（本体论）和认识论角度进一步说明范畴的性质。他并且注意到了范畴之间的运动变化及相互联系的现象，成为欧洲哲学史上最早的带有流动范畴的辩证法派的代表。（朱立元、何林军，

2004) 前苏联学者格拉日丹尼科夫(1988)指出：“范畴的系统化发端于古希腊哲学。范畴本身是亚里士多德制定的，他曾说明范畴是最一般和最基本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虽然使用了“范畴”，但从未明确地给它下过定义，只称之为“非复合的词语”或“非复合的用语”(legomena)。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把语言的表达形式分为“复合的”和“简单的”两种，复合的表达如“人跑”、“人得胜”，简单的表达如“人”、“跑”、“得胜”等。按照现在的说法，“复合的”表达相当于或长或短的句子，“简单的”表达则相当于词。因此，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非复合的用语”即不是像“人奔跑”、“人获胜”这样的用语，而是像“人”、“奔跑”、“获胜”这样的“简单的”用语。(亚里士多德，1959：910^[1]；徐长福，2008)或者指的是不组成句子的单个的词或词语。在《范畴篇》第4章中，亚里士多德说：“每一个非复合用语(expressions which are in no way composite; of things said without combination, each)，或者表示实体^[2](substance)；或者表示数量(quantity)、性质(quality; qualification)、关系(relation; relative)、地点(place; where)、时间(time; when)、姿态(position; being-in-a-position)、状况(state; having)、活动(action; doing)、遭受(affection; being-affected)。让我大略说一说我的意思：指实体的如‘人’或‘马’；指数量的如‘二丘比特长’(two cubits long)或‘三丘比特长’；指性质的例如‘白的’、‘通晓语法的’等属性(attributes)；‘二倍’、‘一半’、‘较大’等等则属于关系的范畴(category)；‘在市场里’、‘在吕克昂’等等，属于地点

[1] 在《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1959：129)中，亚里士多德还有关于“复合词”的别种说法，即复合词是指偶性范畴加实体范畴构成的词，如“白面”、“白人”。前一种复合指主词和谓词的复合，后一种复合指定语和中心词的复合。

[2] 亚里士多德指出，“实体”范畴有两层意义：①指独立存在的个别事物，即个别实体，如个别的人、个别的马等。②指种属概念，即一般的实体，如“人”、“动物”等。他把前者叫作“第一实体”，把后者叫作“第二实体”。亚里士多德认为，“第一实体”即个别事物是不依赖于他物而独立自存的东西。他说：“有一类东西既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又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例如一个个别的和一匹个别的马。”“第二实体”即种属概念用以指示“第一实体是什么”，如“苏格拉底”(第一实体)是“人”(第二实体)。和“第一实体”不同，“第二实体”不是独立自存的东西。它依赖于“第一实体”，没有“第一实体”的存在，它自身就不能存在。比如，没有一个个别的存在，“人”这个类概念也就不存在。(冒从虎，1979)基于对实体的这种理解，他就进一步提出和论证了个别与一般这对范畴，坚持没有个别就没有一般，个别先于一般，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个别之外无一般的观点。亚里士多德从这种实体论出发，又提出质料和形式这对范畴。质料是事物存在和运动的基础和前提，形式使事物相区别，两者的结合构成事物，它们既对立又相互转化。他认为形式不能离开具体事物而存在。

的范畴；‘昨天’、‘去年’等等属于时间的范畴；‘躺卧着’、‘坐着’等等则是指示姿态的词语；‘着鞋的’、‘武装的’等等，属于状况（具有）；‘施手术’、‘针灸’等等，是动作的范畴；‘受手术’、‘受针灸’等等，属于遭受的范畴。”（亚里士多德，1959：11）这段话直接表明的是，亚里士多德所加以区分的对象是简单而非复合的用语，这些词语都表示着某种东西。它们共分为十类，即十个范畴，其中实体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范畴，是贯穿在亚里士多德整个范畴论中的一条主线，他指出，“实体在任何意义上——1) 在定义上；2) 在认识的程序上；3) 在时间上——都是第一的”。亚里士多德把实体范畴看成是对客观独立存在着的具体事物的一种规定，是十范畴的中心和基点，而十范畴中的其他范畴都是偶性的范畴，都依附于实体范畴，亚里士多德说，所有别的范畴都被认为只是实体的宾词。

（亚里士多德，2004）它们是用来说明实体范畴而存在的。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范畴篇》中的“范畴”应该是指这十类词中所包含的“人”、“二丘比特长”、“白”、“一倍”等所有具体的词或概念，而不仅仅是指“实体”、“数量”、“性质”、“关系”等词所指称的十类“非复合词”的“类别”本身或作为十类词名称的词。因此，《范畴篇》是从最一般的层面把语言中所有用于说明各种事物的词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并在所有的词与世间各种事物之间建立起了说明与被说明的关系。（姚爱斌，2008）在最初的意义上，范畴划分是对非复合的词语的划分。（徐长福，2008）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之所以被称之为存在，皆因其表现为实体的量、质、关系等等。属性和实体是依存和被依存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相互划归，因为两者都是实在。（陈声柏，2004）亚里士多德对范畴的划分实际上旨在对存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林林总总的方面做出划分。

为了反复阐释他对于范畴及范畴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还使用了许多同义词来指称这个“非复合的用语”。譬如亚里士多德常常把范畴直接称为“谓词”或“宾词”，他在《正位篇》中把所提出的十个范畴都叫作谓词，把范畴理解为谓词的类和存在的类。（朱立元、何林军，2004）谓词的类和存在的类“也就是逻辑上‘最大的种’或最高的谓词，或者是事物最普遍的‘是者’类型，即‘范畴’”（陈声柏，2004）。事实上，虽然《范畴篇》中的“非复合词语”就是指“被述说的事物”，但依照亚里士多德的原意，“被述说的事物”是语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是关于语词的分类，故而仅从语言研究这一角度而言，“十

“范畴”就从一种构建普遍分类的角色转化为一种语言学的哲学理论。譬如，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学者们借助对范畴问题的分析，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语言、思想和实在之间联系的观点，较多地关注范畴本身的逻辑语言价值，提出了意谓、指代、称呼、连接等关于词项特性的理论即关于词项的语义哲学理论，加深了对语言问题的哲学理解，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范畴理论就是语言哲学理论。（朱立元、何林军，2004）但也有人批评亚里士多德，认为他对范畴的分析往往是和语词的分析搅在一起。（冒从虎，1979）然而，人们普遍地认为，亚里士多德试图以逻辑为工具，以语言深层结构为模型，对存在进行分类，确定存在类型，进而构架世界的逻辑图式。（田强，1992）

1.3.2 亚里士多德范畴研究的词源学意义

现在我们再从构词和词源两个方面来进一步理解亚里士多德使用“范畴”一词的动机和理据。“范畴”是对英语中 category 一词的翻译，而英语中的 category 一词最早出现于 1588 年，其源自古希腊文 kategoria，这个希腊文由两个词复合而成：kate（小品词，相当于英文中的 cata，表示“与……相反或相对”，相当于英语介词 against）+ agora（名词，表示“集合”、“集会”，相当于英语中的 assembly）。（Hoad,1986:66）该词从构词角度来看乃是指“与集合或集会相对立”，那就是意谓着“分散”、“分解”，进一步引申，就是“划分”、“分类”。亚里士多德把 kategoria 这个词引入哲学领域以前，它原本是一个法律术语，其动词形式是 kategoreo，有三个含义：① accusation（“起诉”、“指控”、“指责”）；② assertion（“断言”，“用绝对的语气说出的话”）；③ predication（〈语〉“述谓”，〈逻〉“谓项”）。直至 16 世纪，category 仍保留有“类别划分”（classification）和“谓词”（predicamentum）之意。在古希腊文中，kategoria 是一个法律用语，所以有严格、绝对、崇高的色彩。“起诉”、“指控”、“指责”上升到一般意义即“表明”、“指示”、“证实”等意思。（崔延强，1993）一般说来，“控诉”总是意味着要运用言语对一个事物或一件事情的本来面目进行描述和说明，而这也应该是亚里士多德依此创造 kategoria 一词的基本用意。换言之，亚里士多德把表示“实体”、“性质”、“关系”、“数量”等十类词称为 kategoria，即它们都是从某个方面描述、说明事物的词。（姚爱斌，2008）因此，亚里士多德用 kategoria 这个词的动机之一，可能是来表示哲学上对于实在与其他范畴的区分，想借此来突出这种区分以及由于这种区分所产生的类别的

重要性和严格性，他的范畴理论区别了事物的本质与偶然特征，从而使得事物的范畴之间有了严格和绝对的区分。（吴世雄、陈维振，2004 b）把构词和词源意义结合起来，“范畴”一词大概就是指从各个方面分门别类地对某个主体进行起诉、指控。亚里士多德选用 *kategoria* 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该词在古希腊语中有 *predication*（述谓、谓项）的意义，这对于他的逻辑学研究有重要意义。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常常把范畴通称为谓项（*predicate*），因为在在他看来，范畴是事物的一般属性，是存在的属性类别，具有本质属性，对事物的表达就是对事物的定义，而这种定义本身就是一个 *predicate* 或 *predicament*（谓项），即判断或断定。所以，有人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使用的 *kategoria* 一词更适合译作“谓词”——“谓”意为说明，“谓词”即用于说明之词。从原则上说，一切语言中的一切词都可用于说明事物，因此一切语言中的一切词在一定条件下都会成为“范畴”。（姚爱斌，2008）故而，*kategoria* 既有“分类”之意，又可指述谓，而且作为一个法律用语，还有严格、严谨的色彩，这也许就是亚里士多德当初借用这个词的用意和意图。

但无论怎么翻译和解释，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亚里士多德从法律中借用了这个术语，并第一次赋予它以哲学意义，构造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范畴表。用晚期希腊注释家波菲利（Porphyry）的话来说，这种借用乃是一种“比喻”或有意的“谬用”（*kataxresis*），是哲学家用来表述理论研究中新发现问题的合法手段。（崔延强，1993）亚里士多德对 *kategoria* 的借用带有一定的隐喻色彩，通过隐喻的借用手法打通了使其获得哲学和逻辑学基本概念意义的通道。因此，他最先从语词学、逻辑学、认识论和本体论等方面对范畴进行了自觉的理论探讨，创立了系统的范畴理论。当代国外出版的各种哲学辞典和哲学百科辞典基本上都沿袭了构词法意义，把“范畴”定义为“最基本的或最高的划分（*divisions*）或种类（*kinds*）”（崔延强，1993）。事实上，从公元前 5 世纪的古希腊时期开始，人们就把语言学看成法律，从不同角度去规定人们应该怎样使用语言。譬如，柏拉图指出，描写动作的词是动词，完成动作的词是名词。亚里士多德增加了连词，认为句子中有谓语。（桂诗春，1988：34）这种现象直到 18 世纪还占主流，学界也把这个时期的语言学称为规定语言学。因此，亚里士多德从法律中借用词语来研究范畴也就不足为奇了。故而也有人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一词，在古希腊语和语法中的谓词是同一个词。在他看来，每一命题必有主词和谓词两项，而一切命题中的所有的谓词都可以分别归纳除“实体”

范畴（它在命题中永远是主词）之外的其他九个基本谓词即“范畴”之下。^[1]他说：“任何事物的偶性、种、属性和定义总是归结到这些范畴之一。”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实际上是把作为语法的基本谓词的“范畴”提升为思维的基本形式了。十范畴乃是关于一个具体事物的一切属性的最基本的逻辑规定。（冒从虎，1979）在此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体现了本体、语言、逻辑三位一体的思维方式。我们看到的是纯粹的语言分析和逻辑思维方法，以及一种远离人生感觉经验的纯理性态度。（田强，1992）因此，在西方哲学中范畴是指思维对象的性质范围或种类，具有本体、认识和语言述谓的特性。（许锦云，2003）

虽然上文中说汉语中的“范畴”是英语中 category 一词的翻译，但这还不十分准确，因为作为哲学术语的“范畴”一词借自日语中的“范畴”（hanchu）。（吴世雄、陈维振，2004b）日语中用汉字“范”和“畴”的合成词去意译英语中的 category 或德语中的 kategorie，基本保留了两个汉字的原义以及“洪范九畴”的本义，因此，这个词是外来的，而概念是汉语中本已有的，所以“范畴”不能算作外来概念词。接下来，看看“范畴”在古汉语中的渊源。“范畴”一词古已有之，尽管先秦的古汉语中还未出现“范畴”一词，但《尚书·洪范》中有“天乃赐禹洪范九畴”一语，“范畴”就由其中的“范”和“畴”二字组合而成。南宋蔡沈《书集传》载：“洪范九畴，治天下之大法，其类有九”，意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有九类。其中“洪”为“大”，“范”本义

[1] 这里“范畴”、“实体”以及“谓词”之间的关系有些混乱。一方面，他说“实体”范畴是十范畴系统的核心，“实体”范畴在一个命题中只能做主词，而不能做谓词，而质、量、关系等其他九个范畴在命题中只能作为谓词以陈述主词，而不能作为主词；另一方面，他又说范畴就是谓词。那么实体是不是范畴呢？对于这种矛盾的说法，陈声柏（2003）是这样解释的：如果就亚里士多德后来成熟的范畴学说而言，范畴只是指谓词，第一实体只是主词，当然不是范畴。范畴与实体（后来实体只指第一实体）的关系是一明确的表述关系。但是《范畴篇》里，在列出十大范畴的时候指明的只是“每一个非复合的用语”，即没有明示仅指谓词，而特别是在后来讨论实体范畴的时候又同时谈到了第一实体与第二实体，这一事实支持了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讨论的范畴不仅是指谓词，还包括主词表示的个别事物的看法。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在提出实体范畴时举的例子是“人”、“马”，它们是第二实体的属，而不是第一实体的个别的人或个别的马。所以，有人也就认为亚里士多德这里的范畴仍就指的是谓词。只有第二实体才是范畴，称为实体范畴，而第一实体是范畴之外的东西。至于如何看待在讨论实体一词时同时谈到了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这一问题，乃是因为实体一词本身具有这样两种词义，而并非仅仅指实体范畴。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后来亚里士多德放弃了这种混乱的实体词义用法，实体仅指第一实体，而实体范畴的第二实体用“属”和“种”来表达。在我们看来，亚里士多德范畴学说在这里的混乱不会是逻辑的，而是源于其创立实体学说的需要，因为实体总是说出事物的“是其所是”，一方面个体事物是最初的东西，另一方面属种是事物的本质。这是实体学说本身的矛盾，又岂是主词与谓词之争能解决的？

指模子，后喻指“法”，而“法”在古汉语中的意义是“标准、规范、规则”，是对事物进行分类的标准。“洪范”即“大法”；而“畴”本指“田亩或已耕之田”，古人重视田亩的层次、类别，故后指“类别”之义。“洪范九畴”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共有九类，同时也就具有范畴的性质。因此，“范畴”一词就有了“洪大的类别”这样归类事物的含义，具有 category 一词“类别、分类”的基本含义。“洪范九畴”来自于经验方法，按今天的学科定位，汉语中的“范畴”应属实践哲学的概念，就如成中英（1985）所言：“这些分类的标准是经验，故可视为经验的综合。”“洪范九畴”体现的是社会、实用、经验三位一体的思维方式。（陈声柏，2005）虽然日语借用汉字“范畴”去意译英语中的 category 或德语中的 kategorie，然后汉语再把它从日语中借用过来，但汉语中的“范畴”仍保留了日语中“范畴”的基本意义。《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在“范畴”词条下收录了两个意义：①作为哲学术语的“范畴”的意义，“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②“范畴”的一般意义“类型、范围”。这两个意义都是经日语从英语中的 category 或德语中的 kategorie 引进的。英语中的 category 或德语中的 kategorie 在日常应用中通常指类别、类型，作为哲学术语则指范畴或绝对的、无条件的。

1.3.3 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之基本内涵

要认识亚里士多德范畴论的基本内涵，我们认为不能孤立地从某个角度单独考察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而应当把该词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从亚里士多德本人的整体思想出发，具体、历史、完整地再现这一术语的本质。尽管亚里士多德本人没有界定这一术语，但在他对该术语使用的不同语境中，我们还是能够体察到该术语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规定：①范畴是能在语句中单独发生作用的简单或非复合的语词。亚里士多德把作为范畴的语词称作“谓词”，是从各个层面陈述主词的基本宾词类型，因此，许多文献中“谓词”和“宾词”不加区分并交换使用。他把这些类型分成九种，即九个范畴。谓词与不能独立发生作用的简单语词，如“和”、“或”、“不”、“如果”、“每一个”、“有些”、“只有”、“除非”等，区别开来。这些语词在中世纪被称为“非范畴词”（syneategoremata）。②范畴是指称实在的简单语词。有些词语虽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并不指称实在，而是关于语词的语词，即语法词汇。语法词汇又被叫作“第二位置词”（deutera thesis），在亚里士多德时

代还没有完全被认识到，只有名词和动词两种类型，因此范畴不可能是语法词类。只有到了晚期希腊时代，人们才充分健全语法范畴。^③范畴是具有可理解意义的简单语词。有些词虽然放在句子中可以独立运用，符合语法规则，但没有可理解的意义。如“苏格拉底是特尔西特的对立面”，“阿摩培是与人对立的”，“他们两人都是人，但一个更加是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些谓词在句子中毫无意义。^④范畴是没有歧义或意义明确的简单语词。有许多哲学术语具有很大的歧义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们不是范畴。他在《形而上学》第五卷和《范畴篇》第三卷中集中讨论了这些歧义性术语。例如“一”、“多”、“存在”、“对立”、“先于”、“后于”、“同时”等等术语，因为自身的歧义或多义性而被排斥于范畴表之外。它们虽然不是范畴，但却是分析、解释范畴的工具性术语。如“对立”这个术语可用来解说“本体”诸范畴的特性。^⑤范畴是指称实在最大的“种”的简单语词。亚里士多德认为，实在是具有层次性的，即由个别到普遍的有限序列，如个别的人——人（属）—动物（种）……本体（最高的种）；个别的白色——白（属）—颜色（种）……性质（最大的种）；个别的二尺长——二尺长（属）—尺度（种）……量（最后的种）。范畴就是指称“本体”、“性质”、“数量”等最大的或最高的种的语词。综上所述，我们既不能单从语词，也不能单从意义或概念，也不能单从存在本身去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亚里士多德的“范畴”是三方面的综合，是借助于有意义或意义明确的简单语词来指称的存在的最基本的类型。（崔延强，1993）

1.3.4 亚里士多德从语词问题讨论范畴的原因

在古希腊的哲学史上，哲学家们讨论问题（特别是“Being”的问题）总是同时涉及事物、语言、逻辑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从思维层面看，它们并不是同一层次的东西。对事物的好奇，犹如亚里士多德（1997）在《形而上学》（982b10-15）中指出的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惊异于自然万物”的那样，一直是哲学家们关注的中心和主题，就语言、逻辑问题的思考往往是出于前者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和逻辑相对于事物更具有方法和工具的性质。亚里士多德体现在范畴理论中的思想也是如此，他的范畴与语言、逻辑、事物等都相关，范畴说明的是语言所能反映的世界上的所有事物，范畴是从某个方面对有关研究对象（实体）的规定和说明。从目的和手段的角度考虑，他在语言的语法和逻辑分析中获得范畴、讨论范畴，进而揭示范畴的本体论意义，主旨在于解决在形而上学思考中遇到的理论问题。亚里士